

诗路花语

自画像

■ 纪少飞

他提前铺垫了他的一生
跟了四十几年的虎牙崩裂了,连着筋
口味也变得混淆不清,清水和茶香
越发像逝去的记忆,在记忆中纠结
毛发开始越来越稀少,黑的渐渐退去
白色的粉墨登场,像一逗趣味盎然的
算数题,加减过后
秃顶逐渐显现,而隐喻
就埋藏在他粘稠的血液里
日子一天天消失,他们却在暗夜里
疯长
如他看见的眼前杂草
在想象里毫无掩饰的枯去
看过太多遥远啊,但已追悔莫及
看见的也老化了,近视转为老花
鼻光越发严重
鼻梁上架设的不再叫太阳镜,他的
两腮
看起来空洞,一物无存
蹭着白天的光,流露出的
却如此沮丧,性没了
爱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
内心那把老骨头的风烛残年
那座不曾停止的钟摆,像一只
蹲在喉结的才华横溢的知了
但只能叫出不知所终的呢喃
稳重代替了怒气,肝火转化为平和
这一切来的如此突然
让他猝不及防,生不如死
深邃没有了,哲学也没有了
来自心底的悲伤在他的身边
嗡嗡回旋,犹如一种记忆
哦,猝不及防的还有对来世的
以及对今生的眺望和眷恋
他就这样提前取出了他的一生

永遇乐 铜鼓岭读海 (外一首)

■ 陈健春

铜鼓擎天,碧波浩海,如画奇观。
月亮湾湾,潮歌漫漫,鸥莺迎飞雁。
椰风和韵,鼓声脆律,石怒狂澜横卷。
立天颠,千帆纵目,蟾宫锦绣如瀚。

削岩峻壁,飓风何惧,坚石凭空瑰岸。
浪撼蛟龙,潮争鼓角,寂寞惊涛断。
鱼欢深阔,沙响醉月,阅尽风云舒展。
涨和落,涛声依旧,淡然璀璨。

满庭芳 椰树

势逼蓝空,魂题大地,心追碧海狂澜。
生来任性,怒放翠连天。
香袅苍穹穿野,笑风雨、俊逸人间。
披星沐,日浮灵秀,非改做客颜。

昂扬,花落絮,四时硕果,纯性天然。
赤脚迈,敢和天比高巅。
难脱凡尘之俗,不争艳,与月芳年。
漫山野,展枝吐叶,豪气涌桑田。

芒种

■ 许起鹏

六月骄阳红似火,雨浇大地郁芳香。
鸟鸣蝉催值三夏,梅煮苗安润五肠。
割犁庖丁牛解角,建章壮士腕天殇。
思维行践播新义,论理说辞露剑芒。

乡村

■ 陈不晚

一个黄昏里,我看着田里那些稻杆
想起,一个农民把最后一粒稻子运回家后
第二天早晨,就悄悄地死去了
第四天黄昏,人们把他抬走
就像他前日运回家的那粒稻子
他死了,没有留下什么
只留给人们一些轻微零碎的记忆
并且这些记忆
会像田里那些稻杆一样
不久后就会腐烂,消失无踪

■ 红箭

买菜经过西门,经过老谢的家,见他正坐在门口纳凉,手上摇一把折扇,这是老一代在办公室上班人的作派。海南热天气的时间长,没有空调,只有风扇,一间办公室装一个吊顶的风扇,晃晃悠悠地摇着,有一些风,到底不能驱热,于是人人都备有一把折扇,太热时给自己扇扇风。那时是几乎人人身上都有一把折扇,上班下班,逛街喝茶都会带着,就插在裤子后面的兜里。人人后裤兜,都有一把折扇,这几乎成了那个年代的一道风景,没有了,反觉得这个人身上少了点什么。

这种折扇是竹骨纸面,纸面上都会有一些画,大都画的山水,还会写着字,最常见的是“清风徐来”,非常地贴切。现在这种折扇很少见到有人用了,偶尔有人用用,也就是老谢这样的老派人物。倒是有些写字画画的,爱在这扇面里施展书法画技。我就收藏有朋友赠送的两幅扇面画,一幅是蔡於良的,画的是几间茅屋,一叶轻舟,还有山在水里的倒影。一幅是另一位朋友画的,亦是高山流水,树林茂密。我都装裱了挂在客厅和卧室里,只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老谢是我的长辈,也是同事。在没成为同事之前,我是住在单位的大院里的,我年轻时,父亲和老谢是同事。院子里工作人员不多,来来去去都是常见面的。倒是不认识老谢,因为他是老海口,在西门有家,他不住公家宿舍,上班坐办公室,下班了就回家,不会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所以就难得见到了。

住在大院里,单位的小事不知道,大事还是能知道的,这个院子里那些年出过的大事,不说大家都会知道的。对老谢的有印象,是因为他的一张小字

老谢

报。好像是号召给领导提意见,那时大字报已不准上街,亦不给贴在公共场所,就只贴在单位的大会议室里,这就叫小字报。也是用毛笔写在纸上张贴,格式一样,叫法不同而已。我有空也会去会议室里看看小字报,算是读读课外书,也可以说是关心国家大事。见有一张小字报的题目吸引了我,题目很长: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知多少。内容是说他们校对人员长期上夜班,长期在铅字车间的旁边上班,大家日夜颠倒,休息不好,还有就是环境污染严重,影响身体健康,最近已经病倒了多少多少人了,希望引起领导注意,增加人员,改善工作环境之类云云。小字报的题目和内容好像有些联系,也好像没有关系,好像是从古人的一句诗里变化过来的,我看了却觉得有些意思,觉得这个人也肯定有些意思的。这就算是认识老谢了。

后来我也成了老谢的同事,我在编辑部,他在校对组。有一段时间,新分来单位的编辑记者,是要去校对组实习一年的,后来好像就没有了。那时报纸用铅字,编辑发原稿到排字车间,工人把铅字捡到面前的字盘里,然后在检好

的字盘上打上墨,打墨用的是一种滚筒,来回滚动两下,再铺上一张长方形的胭脂纸,是一种吸墨性很好的纸,用刷子来回磨擦揭开,报纸的小样就出来了。小样送两份,一份编辑部,一份校对组。送我们的是看文章校对,送校对的是按原稿校对。再出来大样清样,就是校对组按照我们校对过的版式来校对了。校对办公室就在字房车间,有时我去车间取报样,会进去和老谢坐坐。他办公桌前摆着康熙字典、辞海、辞源、成语词典、新华字典,这在当时都是很珍贵的工具书,我的就只一本新华字典,可见领导对校对的重视。那时的校对编辑对待文字都非常认真,报纸也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差错,报纸一出错,那就是大事了。老谢是报纸第一代的校对人,是新政权接收报纸后招考进来的,和他一起考进来的还有黄海兰、周儒伟、黄启光,一共四人。前面两位都已作古,黄启光 and 老谢也退休多年了,一次问起,老谢今年都八十有七了。

老谢就住在西门内老家的旧房子里,也是骑楼,二层,门面却小。海口的大户人家,多住在水巷口,其次才是得

胜沙中山路新华南博爱南,东门西门博爱北西门外的就都是小户人家了,至于牛车巷龙牙巷甚少巷打铁街竹林村那些的,要算是贫苦人家了。记得小时候的西门,就多是一些筛谷臼米,配制钥匙,补锅补桶,缝补衣服,调粉面,还有卖些零食碎物和收购旧铜铁锡的卖苦力的人家。老谢的老婆就是臼米的,连着他的两家人亦是臼米,小本生意,一杆木杵一个木臼,一二个大小筛斗,就是全部家当。平时生意清淡,逢年过节会好些。有人家要蒸年糕,闹海南粉或制作各式糕点,都要拿来给他们加工成粉的。有时是很晚了,还见老谢的老婆和孩子们在用着力举着木杵捣米。杵和臼都是木头制造,相互撞击着发出,“嘞嘞嘞”的闷响,在静夜里能传出好远。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也是这样的一种声音吧。

西门内离我住的地方也近,有二三百米,我们经常不期而遇,有时一天能碰面几次,老谢是鹤发童颜,穿着也整洁,常是一件白色的衬衣、粉色的衬衣,条纹的衬衣,深色西裤,扎腰,皮鞋锃亮,长年拄把雨伞,能遮风挡雨,能当拐杖,一举两用。他的眼镜是银丝镶边,非常考究,举手投足,完全一副绅士模样。见了面我们会停下来说几句话,他知道我爱打听海口前身的故事,就记在心里了。那天路过他家,我们又见面了,把我叫住后,他便从家里拿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一本有关海口往事的书,说是送给我,让我看看用不用得着。说实在话,这种书我是有过多种的,所述之事,年代并不久远,和我采访了解的事实相去甚远,对于文字,我是个很仔细的人,我是宁愿去听那些当事人眼见为实的说法,亦不愿意去看这些粗心大意的编撰者们滥造的所谓史料。但我是要真心实意的感谢老谢一番的。



《南渡江畔》(油画)

张立作

流年剪影

不熄的『蛋灯』

■ 邓天庆

父母作古后,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把老人用过的家什器物部分地保存下来,以作怀旧之物,但两次修建房屋清理旧物时,发现别的家什器物基本已无法保存。唯一能留下的,竟是一盏“蛋灯”,它不仅让我无法割舍,而且总能使我睹物怀想。

“蛋灯”是渔家人对煤油灯的叫法,因其灯罩形似鸡蛋而得名,叫顺了口,就把原物名给改了。“蛋灯”是渔人家室必备的照明用具,一户人家多的十个八个还嫌不够用。乡下人用“蛋灯”从来不掉剔,只要不掉不够,一两年换一下灯头,能用多少年就用多少年,有的还可伴随着人终生,人死了灯还亮着。

蛋灯是家物中最廉价的东西,但能量最大,家家必备,不可缺。在旧社会,乡下人靠的就是那盏“蛋灯”,虽然就小楷毛笔头般大的小火点,但能见度足以做事。渔家女织网的梭子从来不离手,手工编织成千上万行的渔网,靠白天的时间是完全不够用的,到了夜晚,点上一盏“蛋灯”,凭借一点微弱的亮光就可穿经纬。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渔家灶堂里烧的都是柴火。那个时代渔家人十有八九过的都是苦日子,没有几户人家能用钱去买柴火,都是靠女人的一双手到十几里远的山上去打柴。渔家人的操劳从半夜开始,半夜起床,睡眼惺忪中,捧着一盏“蛋灯”颤悠悠地去摸米缸,上厨房,找扁担钩刀箩筐铁耙子,杂务多的家还要煮猪菜,洗一番白天还来不及洗的衣服,在黑暗中走进一盏“蛋灯”的微光中,忙这忙那,近似在黑灯瞎火中的劳动,事情肯定做不精,即便丢三落四,也只好将就。

渔家人从来不嫌“蛋灯”亮光小,只担心灯罩扣不紧摔了白花钱。一个灯罩别说一角几分不足挂齿,但这对分文文算度着过日子的渔人,却是够惋惜几天的,所以没听到哪一家人说灯罩用久了就随便去换一个,只要不摔不破,熏黑了用湿布抹一抹再用,灯身是旧的,灯罩却是漂亮的,抹亮灯罩,就像擦亮眼睛一般地珍惜和用心,渔家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天天抹亮起来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渔村文化凋敝,没多少戏可看,街面上又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夜幕一降临,一二百户的偌大村庄见不到一丝光亮,萤火虫反客为主,乱舞乱串。夜幕之下,渔村寂寥,人足不出户多少有点百无聊赖和郁闷,渔家人寥的还是那盏“蛋灯”托起渔村的夜生活。每夜夜来,总是有不甘寂寞者捧着自家的“蛋灯”和矮凳子去寻一个空地坐下,把众邻居招在一块、瞎侃、讲故事。有时,小伙子们还会聚集在一盏“蛋灯”下,一块用二胡、琴子、笛子弹奏大家熟悉的乐

曲。这是“蛋灯”给渔村之夜带来的有限的乐子,也算是渔人的消夜方式。

有一个时期,这种消夜方式被政治给冲淡了。渔民实行了“三六九”政治学习制度以后,每逢三六九日的晚上,全村成年男女都得到政治夜校去学政治,哪怕六七十岁的人也不逃不避。入夜,三三两两的人都捧着“蛋灯”往夜校走去,巷子里像是萤火虫在游动。到了夜校,台上点着一只灯笼,台下尽是密匝匝的“蛋灯”,每人一只,还真有点灯市的小景象。下课以后,“蛋灯”从夜校中涌出来,又像萤火虫重新游动回巷子里,然后向四面八方游去。这是渔村夜幕中少有的有趣的灯景。至今回想起来,当年渔村夜下的“蛋灯”依然历历在目,似乎还微闪在如今的渔村小巷中。

“蛋灯”用的油,渔人叫做“油番”,是缘自这种说法,说是过去我们国家落后,打不出石油,煤油全是西洋带过来的,所以就叫做“油番”,即使有了国油,老百姓叫惯了,至今也是老叫法。点灯的油花不了几个钱,但老百姓很节省,上半夜做事或闲聊点着,到了上床时分,就会灭灯,不会随意让灯白烧。这也难怪,那时候实行供给制,很多物品都是凭户口定量供应,特别是春节期间,从农历三十到正月初五,家家都要点很多个“蛋灯”,门口点、神龛点、房间点、洗澡间点,要点上十个八个,而且灯要不间断地燃亮。这么多灯没有十斤八斤“油番”是不够用的,那阵子食物可以少买,灯油是不能缺的。整个大队,近千户人家,就一个销费社,春节前的十天八天,渔家人天天排着长队就是为了早点买到油,好安心春节里点亮“蛋灯”。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会把这个“美差”交给我。为了早排上队,天刚亮我就把五六十个一斤装的瓶子装进竹篮子里往销费社赶。以为自己赶得早,可是到那里往往前面已是蛇形的长队。人随竹篮蠕动,太阳爬上了头顶,油买到了,全身也湿透了。排一队长队买到油还好,万一油运来不及,油车还在路上,我还要等半天。这是常有的事,再烦也得等着。

年除夕开始点“蛋灯”,这是渔家百世不更之俗。虽说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但“蛋灯”照样还点,都说谨慎一点为好,灯光是万万不能在春节里熄灭的,电的事不由自己,说不准什么时候出了意外停电了就不“吉利”了。自家的“蛋灯”自己管,天天续油,可保万无一失。使用“蛋灯”,要轻手轻脚,千万不能让灯罩摔了,如意外摔破灯罩,要马上念说“大吉大利”。这是过去老人教说的“吉话”。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更吉利的应语,灯罩摔了随口便应上“落地开花,富贵荣华”的吉祥语,心影就当没事一般给抹掉了。只要灯亮着,心中就有了美好的祈祷和坚守。渔家人的日子当如不灭的“蛋灯”,祥光照人,四季温馨。

野百合

野百合的春天

■ 符浩勇

我不知道这座海岛小城从什么时候起有了鲜花店,但妻子有事无事总爱买些鲜花安插在客厅里的花瓶里。小城有了鲜花店的同时,不时就会有外地人在节假日时贩来各式各样的鲜花,沿街叫卖,在车站或旅店前摆卖。比如情人节就卖或红或黄的玫瑰,中秋节就卖百合花或牡丹花,春节更多的人会卖黄菊花等。我出差回来,刚下火车,在出口处,一眼就看见一个农民工装扮的小伙子在兜卖百合花。

我的老家在乡下的山谷里,小时候,随父母上山打柴,就采过无数的野百合,可现在城里人都用苗圃批量种植一簇簇鲜艳盛行的花卉,虽然都是花,却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我问小伙子:“你这花从哪来的呀?”

小伙子盯着我笑,强调:“我这花也和你一样坐火车来的!”

我也笑起来,逗趣:“不成是火车上也能种出这样的百合花?”小伙子显然不解我的意趣,说:“我是说,我这花是用火车运来的,成本会比别人卖的高些。”

我问:“那多少钱一朵呀?”
“10元。”小伙子用两个食指交叉比划着。
“10元就10元,我买5朵,那你为何不说这花从山里采来的呀?”

小伙子露出遗憾的表情:“我要这么说,这花是从山里采来的,你就不一定稀罕了,这年月谁还在意山里的东西。”

“谁说的,如果换我来卖花,那我就说,这花是我爬过大山,涉过山泉,跑破了鞋,刮伤了手……攀上山崖采来,这么一说,说不定你卖15元一朵也不成问题,并且会卖得更快……”

小伙子咧嘴笑了,露出两排发黄的牙齿,说:“你真会说话,好像你是个当老师的,我在乡下初中都没读完,就进城打工了;好,我少算些,卖你8元钱一朵,算是我尊敬老师!”

我被小伙子尊为老师而高兴:“这——那你还是用动车贩来的不就亏本了!”

“不会亏,亏本的生意没人做!”小伙子又打量了一下,看出我的真诚,“告诉你吧,这些百合花,我是从省城批发来的,3元一朵,除了车费等成本……没多少赚头,谁让你不讨价?老实人,吃亏的是你,我们乡下人都知道进城买东西,讨价得从半价砍起。”

我佯装大怒:“你说怎么个讨法,买你这花才不亏?”

“比如我开价10元一朵,你就说5元一朵,我不会让的,我就再次还8元一朵,你守住6元还价,我只要有赚头,薄利多销,就会卖给你。”小伙子仿佛来了兴致,双手不停地比划着数字。

“那8元一朵,我吃亏了,价格能否6元一朵,我买10朵,共60元,比开始买5朵还多出10元。你这不还多赚了!”

小伙子摸不着头脑,说:“好!”说时埋下头去捆绑花朵。

我这才开始掏衣袋,可摸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有掏出来,我一下慌了神,怎么钱包不翼而飞,莫非刚才挤火车时遭遇了扒手?我又开始翻随身的拎包。

小伙子绑好花朵,不相信我找不出钱,也凑上来帮我找钱包,翻遍了我的拎包,果然也没找着钱包的踪迹。

我无遗憾:“小伙子,下午你还在这吗?下午我再来买吧。”话里含着淡薄的歉意。

“下午我还在这,要不你先拿花走,钱下午来给。”小伙子冲口而出,我盯了他一眼,看他是否在试探我,说:“你怎么就这么相信我,我要是下午不来了呢?算了,花存着,下午我再来买吧!”然而转念一想,又不忍辜负小伙子的信任和好意,说:“你下午如果真的还在这,我可以先——”候地我又想小伙子此刻是否已反悔了刚才冲口而出的话。

“我肯定在的,我这花一时还不会卖完,像你这样买这么多花的人更少,下午,我还在这等你,不见不散!”小伙子说时将捆绑好的百合花递上来。

“这花,我就先拿走了。”

“拿上吧。”

“你放心,爱花的人不会赖账的!”

“我知道。”小伙子在我接过花时又说:“这百合花,在山野里是一种很耐看的烟花呀!”

我心头一热,说:“野百合也有春天,它是一种纯洁的花!”

历史履迹

“吃”诗的诗人

■ 徐成文

词章诗文,向来是看的、读的,怎么可以拿来当饭“吃”呢?然而,读诗达到了忘了吃饭,以致真的拿来吃的怪事确实存在。

宋朝诗人杨万里是一位把读唐诗、诵半山诗集当早餐的人。他有一首诗就写这件事: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痴不食,半山绝句当早餐。

年迈的“老夫”杨万里真有本事,面对青山绿水,吟读诗句居然忘记了吃早饭,还津津有味地以“半山绝句当早餐”哩!

但这仅仅是指“乐而忘食”,是一种形容,并没有真吃。然而,唐朝诗人张籍却真的吃过诗。

“诗圣”杜甫的奇才,令后来者叹服。张籍就是其中的一位崇拜者。张籍的崇拜、迷信却与众不同,他以为吃下杜诗,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像杜甫那样的名声显赫的诗圣。

张籍对杜诗怎么个“吃”法,且以史料记载为证: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

把杜甫的诗,烧成灰,再调上甜汁蜜液,而且是“频饮之”。这真是傻到家了。张籍吃下杜甫诗的灰烬后,有否“拉肚子”不得而知,因为他以“膏蜜”相拌。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要作得好诗绝非如张籍那样的方法。张籍以后成为一个文学家、诗人,也并不是由于“吃”了古今诗人的诗。